

石
民
四
十
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八十八

報阮寄卿書

癸亥

寄涂子期書一

甲寅

寄涂子期書二

甲巳

與敷公書

巳未

報鄒世祚書

巳未

報周孝修書

甲子

報毛修之書

壬戌

寄汪容菴司業書

癸亥

報程相如將軍書

壬戌

與沈我培秘書書

戊午

卷第八十八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八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 三十一

報阮寄卿書

癸亥

連得手劄具感不忘鄙遠然兄遠在南服邸報
所抄尙訛况情事在邸報之外乎樞部所覆乃
三十人非三千也此以招募舟師事屬之地方
官而第單騎自陸故量言跟伴耳此訛一樞相

之三方布置與江夏之三方布置不同蓋彼以
守而此以戰也樞相之四路出師與睢寧之四
路出師不同蓋彼以孤注而此以相機也此訛
二樞相之守其兵似分而地勢實合樞相之戰
其勢似離而其節實短兄不來此詳察地勢而
從紙上觀戰何異矮人觀場此訛三弟白衣在
幕已將半歲樞相以舟師事非第算可屬第以
覆車之後難爲奔故逡巡久之冬杪春初終不

免一行第何意一官吾兄所知然本以世恩難
酬復蒙主上新眷本以知己難副復荷樞相
特知此身不知死所矣第三至寧遠又以單騎
直入虜穴按視故疆此東潰以來遊騎未至之
地也夜遇賊虜生擒其一懦夫雖懦亦不敢負
生平自許也第若有一毫名想則此等地皆身
死而名不傳者第不敢縮此其志意雖小可以
觀大心口相語寄卿或知其槩乎此中事俱不

難下手而難在于焚蓋中朝之人唯欲撫西虜
守關門徼倖一日之安及其潰也則奉鑾輿而
南耳守關將吏覘中朝之意在于一逃則聞風
而潰終不失爵祿豈慮頭顱乎師相將衆而實
孤正爲此也孤燈屏客私語吞聲唯兩人耳第
當此機局自合死向黃沙忍復語青山耶今欲
廟堂清楚終不可得唯撫夷者去則事權合而
將吏莫敢不用命此中偏裨亦有三四十人可

以當馳驅使如弟輩二三人駕之而前犁掃之事亦復反掌寄卿聞之亦復心熱否耶高陽公廓大公之道消偏黨之門真古人所難非吾所及兄之躊躇不前真如河漢兄高蹈果真自足勵世仲連何意人間亦復嘵嘵不已卿用卿法亦復何妨但恐卿意猶吾意耳使終肥遯宜擇所依苟負絕世之瑕者雖高絕世之致終不可近易爲一時之怒者雖復有一時之喜豈忍重

依故人之懷耿耿如斯而已

寄涂子期書一

甲寅

從叔夏遊得聞足下聚土而爲美人晤對歌咏
必以之足下非淡於情者哉何其安意微也叔
夏之言曰子期貧不當娥嫁故存綿叢之遺意
焉僕知子期不然也天下之色與情不能相兼
也久矣故欲假土以寫其色借無情以寄其情
耳不然何藉焉足下以爲知言哉僕幸而兼之

然不幸終化於土不如聚土者之長相守也足
下能無一言以慰僕乎慰僕者亦多矣僕亦願
足下之知僕如僕之知足下也足下得僕而不
負聚土僕得足下而不負亡姬千古又得我兩
人而不負有情僕引領望之矣無曰僕負姬兄
負僕也叔夏春將浮江而下當先發其橐而後
謝

寄涂子期書二

丁巳

子期足下尺一不相通者卒卒兩改火矣聞足
下昨歲夷執長江枕席江以南數郡略盡是時
僕蹤跡在苕霅間苕霅之山水雖無層雲缺天
陋星出霧之奇詭瀾宙狹宇吞日亂月之汪恣
然幽蹊僻谷彌引彌長家足茶笋人狎鷗鳬披
髮行吟小舸獨酌悠悠卒歲可日易一勝三年
不窮亦何負于子期子期縱不以僕爲懷豈無
長老爲子期道此快事耶抑子期醉長江飽匡

廬衽席北固天平武丘諸勝遂桑麻苕雪俯視
孺子魯公子瞻文敏輩以爲不足與商摧煙霞
耶然僕念子期時時不能去懷不獨夢寐麻姑
諸山也因叔夏歸卒卒致訊并道所懷一刻一
扇聊偕作晤言

與敷公書

已未

敷公法友足下僕談蕪當中原羶調之末百家
紛揉不敢廣其流以爲後生口實然指不數屈

卽有足下足下與僕往還亦五年往矣死生疾病患難不敢背豈特以菑哉亦以素心人可久要不忘去年作客禾中人棄我足下獨相昵今年正月十七日足下別我禮普陀血喀喀下不休僕矜情背道謂足下無行足下慨然曰等死耳死固沙彌沙彌又安擇死所僕壯之然念足下不勝又見足下短髮可覆額恐爲海暑侵足下曰至彼而雉之還當會暑耳僕至二十一日

去禾中次月之四日抵長干下側聞道路之言
謂足下已于六之日冠矣僕唾之詈之吁之侵
之使告者無所容然彼自若也怪之又數日而
告者至至不再日又復至及昨抵禾禾之人以
爲目所擊者可歷歷舉也參之母三告而投杼
僕豈似此耶參無殺人固善不然雖有仲尼之
智不敢復相士矣以足下之賢何事不可爲使
猶及未禿也僕豈不勉子以大今足下齒四十

奄奄病息不復久視人生得意事懷金印驅駟
馬耳必不能忍須臾命下之左秦娥右趙女行
歌少年場力亦不逮卽夫婦居室歡娛牀第亦
復非所堪高明卑下一不能就而徒棄半生玷
萬世僕雖愚竊爲足下不取也足下高視闊步
睥睨一世人算與也僕獨冒世訾而不顧者徒
以素心相許耳世人度足下此舉豈徒今日哉
僕敢抗焉與爭以吾知足下淡足下徒自喜耳

萬萬不失志出此也而一旦使忌吾者喜愛吾者憂信者失步讒者踐言足下縱今日死亦何面目作鬼地下耶故僕轉展思之以足下必不出此也特馳書報足下使他人之言幸而不申可急命小舡解吾憂勞僕從此敢相天下士馳騁菰苑匹往哲而藐來茲苟其不然亦從此與足下辭也足下縱有胸無心亦必不能俛作報書吁嗟僕之過也其敢尤子擇功名恣淫慾極

肥鮮之奉作頤養之計光耀父母傲棄師長固
丈夫之志也僕何敢爲友臨楮嗚咽言不盡意

報鄒長君書

巳未

去年足下惠我書良感儀與君家真不啻孔李
名門多雋甚喜匆匆北遊及病而返欲從大阮
歸一道衷曲而大阮往武進時約再晤遂失之
今年又辱來教何足下之不督其過而深憐其
人也雖然儀滋媿矣儀與君家俱所謂海內名

文學世家也。今鄒氏之學方盛行于天下，吾友子尹上有府君，下有阿咸，輝前映後，奕奕一世而儀以伶仃之軀，孤立寡植，其奈之何？足下舉業文雄俊，足使人起舞；子衿中不能久留，足下足下卽奮身明庭，此是文學世家要出脫之時矣。天下未有學傳世，世不絕教人，必當慮其終不及我之身，擇一太了當事，未可復以不可知者望之後人也。所謂太了當者，一則爲子生死。

之丈夫次則爲振世之勲或捐軀之事以報
明主教世之恩再次則恢其家學使自我而更
大雖未了斷生死已足垂範百世舍三者而僅
僅爲守成之子孫則丈夫所不忍也願足下畱
意微物不足報瓊一二舉子業并附請教

報周孝修書

甲子

每念雲義翹晉劒裝昨得手函兼佩瓊章感惠
之懷一時並集第辭此塵累遂百骸如葉然閒

地空爾嘔心無繇自見身泯名沒已甘之矣負
舉者之知爲日夕不皇耳庶幾一死以報知己
弟斷不爲人易爲之事亦不敢逃人難死之死
馬周有言兩親已亡無繇致孝區區自盡唯有
忠義此弟今日之懷也石梁先生以君相倚賴
之重可以不去弟之苦進此言者以往讀漢書
朱游進藥楊震史不以爲非震豈必不可不死
之事耶游豈不愛其師者哉吾輩以此相勗庶

幾無愧古人不敢薄待吾師亦不敢薄待吾師
之弟子也流俗之人未有不以爲非者而兄獨
可其言亦弟曠世之知矣未能卽和佳章容在
馬上殘夢之時戎旃就道率爾

報毛修之書

壬戌

長安友人如新月時花不患不鮮妍爭賞但欲
存蒼松之心垂碧蘿之蔭唯吾修之兄耳長途
寒栗當者心碎况復歌噫梁郎乎然時清則患

在身時濁則患在世賈生淚終軍纓爲售世者
假借已盡然一片真血心猶在避世者營衛間
也若溪清淺可以自娛未可避亂第思同在未
劫中欲爲自全之策不特不智亦且不仁第已
卜築玄墓漸入包山南中家口暫頓伯通橋秣
陵一擔雲交付黑頭公白哲將軍矣前欲隱居
玄武湖有詩曰潛身非敢忘明主避地終猶
戀孝陵今爲不知者所苦屢煩薦牘并此一

片地使第無着足處嗟嗟修之奈之何哉修之
壯年困於經術悲哉雖然研朱濡墨中自可老
人才具政不必世局億遠也今年謂修之應得
一官竟復高匿豈修之胸中家國天下身名百
事事事識在人先此何獨後也今之世道唯有
兩着不甘老死無令名便甘効死弗惜身如欲
置其身不隱不見之間而望時之清或欲於清
班華署內作避兵之策此皆亂兵鬼也縱得免

亦行險僥倖耳老聖人險易二字須別着眼也
修之知我勝我自知故敢以心口問答語奉報
第一往之氣不堪成就功名修之念我言此其
輒卽不幸張季修不勝於頭巾死耶此下手着
尚出人頭千萬勿修之念之第至吳門在中秋
前此時當一買當湖棹耳

寄汪容菴司業書

癸亥

自先生之南也吾道窮矣遼廣曰不勝慙堂堂

吾明養士三百年算向陳東歐陽澈一嗽餘血
亦千古缺事殺一迂書生爲國家補一事 二

祖 列宗實未曰不可甚矣世之巧也使爲狄
山夫狄山不死是不獨張湯巧忠也故解溺冠
服袴褶向黃沙死耳樞相非不知儀者然使儀
以疆場死以文法死未可知也儀唯共死以謝
二祖 列宗三百年養士世之淺淺者以爲
欲取將篆博封侯力不勝而死于敵量不勝而

死于法儀唯咄天關突帝座而不能俛而受也
先生道將泰其存咎日之雅而爲一申此言儀
死且不朽匆匆北裝不能專一使候起居附寄
卿使亦猶吾使也氣結語迫先生憐之乎否耶
若責其急國家負藝苑儀受之矣

報程相如將軍書

壬戌

蘭相如稱名將然其英風罩千古祗在澠池一
叱以語言唇舌收聲名後世耳司馬相如有喻

蜀文是其一生事業卽欲以役使邦君奔走懿戚誰謂古人勝今人者今相如足下以說屬國致身明時今老矣說降妖賊使仍歸版籍稱

明天子脩育元元之意豈不勝哉然辱足下之教唯鐸有舌敢無一言凡賊之繇興或以天災或以苛政故其解散也甚易今水耕火耨民可聊生凶荒不臻已數年矣加派之政較之古管預借民租五年者尚且倍屣一人倡亂萬夫隨

之舉婦女奉之淫而不以爲恥室家任之毀而不以爲暴其好亂之性有若天植蓋其故有二縣官積弱之形人人著於胸中國家法令之弛人人逆其將然也今不太加剗艾而欲持檄喻之一麾而順彼何不弭亂於始相安耕鑿之天耶今捷音屢聞似已少剗聞之道路大半爲我遺黎則欲散賊黨當先脇賊嘗欲脇賊嘗當先壯軍實此不待再計而決者王銓部衆之知已

媿無馬筆可以追騷方於河沛敢惜支流唯足
下裁察

與沈我培祕書書

庚午

元儀九死之中幸而得生積毀之餘幸而得雪
皆翁兄之蔭今幸脫苦海已卽昔途咫尺雲霄
無繇握晤良用悵然伏唯家季父一事不意決
裂至此情關骨肉不能恕忍非剖露真素叩瀆
鑒慈則望門他禱終無掇藥藉以此事不肖不

敢謂漢過不先然屢求和釋終屬畫餅此第之
積誠不能感乎家叔以致翁兄曠懷虛衷不能
終始罪誓在弟夫復何言但翁兄之意不過戍
逐且旣開逐之端則戍非雅意可知今家叔六
十青衿已爲縣令所奪三子一癡一死一爲編
氓今又得罪縣官驅斥以歸門戶摧殘亦已至
矣必欲戍之遠方使禦魑魅亦祇生道路之感
耳非大有增損也翁兄何不稍寬一線以存厚

道乎此猶未也使終煩緹騎一入詔獄則家叔
文弱非弟椎武之比孱軀非弟頑質之倫非金
非石既琢既鑠翁兄能無念之乎翁兄倘肯見
寬則卽寬矣使必不可寬則以弟代之弟必死
之身幸而得存者仍還本等以少洩翁兄之怒
使家叔得以餘息歸守丘隴先鹿門先生以下
其敢忘明德耶臨緘禱叩伏冀鑒炤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八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八十九

與梅惠連書

庚申

與韓公子書

庚申

與吳栗仲書

壬戌

寄劉晉仲書

壬戌

報薛中玄陽武書

壬戌

與王客卿將軍書

庚申

卷第八十九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九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三十二

與梅惠連書

庚申

先君子附尊甫先公金蘭之譜聲契最相合尊
先公時年長於先君子二十餘歲不數年建大
功報天子亦隨作仙都遊先君子見世將亂
中原必有故宦遊不得志中年備水河上猶日

募百金之士以濟緩急不意遂從尊先公遊不
然自丁未至今凡一紀矣所聚壯士嘗膳之于
河上散曹可膳靡官不可膳至于今當不下若
干亦隱然中原干城也嗟乎已矣弟讀禮時故
鄉遭大水民鳥獸聚恐其卽爲亂散家儲萬石
以賑之以此風諸巨室是時李少司徒方分藩
敝郡卽以弟十五小秀才勵諸大老著姓得粟
若干金若干而又以嚴法按盜是年民無粒食

竟不譁十年以來海內晏然第得盡讀先人之書勉事詩賦古文詞雖未能卓然成家亦自謂有所窺欲卽入山閉戶了明史一事以上報

天子之世恩而私念舉子業先王父爲一世標幟今數年以來邪說橫行詭辭惑衆懼吾道之終滅故黽勉爲此圖博一第得徵信四方明吾道之是守先世之學卽退而耕諸野耳齷齪館閣不足困人况區區牛馬走耶不謂兩年來羽

書旁午土崩之事在于睫下嗟嗟惠連我與足
下世荷國寵使非肝腦塗地率九族爲天下先
便無以見先人于地下此豈悠悠靜養課文講
業時耶奴酋一狡夷耳觀其用兵制勝剽悍則
有之若其疎漏可乘不可枚舉大約遠遜于金
元之勦業者况孟德一流人耶孟德下江南目
中有孤無使君不謂南陽一耕者談笑而殲之
平生兵家接要竟無一字可用人便料武侯足

以長驅制中原而竟以百戰僅得鼎足郝昭名
不聞于當時守一孤城武侯百計攻之竟不能
下平生心書八陣圖說亦竟無一字可用天下
人未可測量如此區區胡馬便謂必不可與爭
鋒雲梯鉤鎗夾以勁矢便以爲必無可守之城
何其闇而懦也心竊悲之思一得當可以必得
志而縣官資格方嚴吾輩兩年內斷無出頭地
兩年後事又斷不可知且文法拘密用其人用

其資必不能得我志我志不得安望得志于人
耶兄所居蘄黃之間盜賊之區天下有事必遭
屠滅且聞柯陳徐譚諸盜密邇亂情已見小民
怨大姓恨不得其便此斷非保家之所苟家不
可保何如散財聚衆爲勤王之舉以如此門望
兼之英槩如惠連豈在曹袁之下事成則爲郭
李不成則爲宗李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聞太夫
人明于大故豈不知此耶我輩名家子必不可

辱于腥羶亦不可泯泯死於亂軍之下并不可
以沒淵自縊區區亦節子當國恩死苟有意第
執鞭以從矣第家久破尚有水田幸亦須亦必
不敢遺之子孫李司徒應知我心耳秉燭作書
心摧背裂

與韓公子書

庚申

側聞道兄足下義甚高當承飛趙目卽散金結
客求賢豪于博徒賣漿之間此等才識皆極耆

舊名臣之上不肖于戊申巳酉間卽慨然有扶
衰起危之思天下方以爲狂竊聞足下而私自
喜也繼之尊府君建節巨鎮抑志禮賢精心講
武天下望風而思奮者非一人又聞足下與諸
將吏相結納使尊府君得士死心古之名將如
南宋韓岳其子出入行伍以之摧鋒取勝然介
冑之家猶易求耳唯范文正經略西夏以文帥
至兵事而其子亦出爲將吏之間結士戮力爲

史冊之不再于今而得足下矣足下勉之哉
府君履至危之地值至難之時非西夏可比也
願爲足下竟其說管西夏之事文正實得主之
故練兵揀將擇形勝招熟羌卽可以抗禦今之
禦奴酋者非尊府君之責也一旦師潰則三輔
皆受其禍不使之禦寇而使之持戶不使之持
戶而使之操堂厦之鑰盜入中庭干戈漂血而
欲以中堂之綺牖爲備禦之障捍必不能也且

虜入關必趨京城趨京城則三輔應爲勤王之
晉近而不先赴非義也孤軍獨入如羊突狼非
智也此一難也大虜薄京城必分兵四抄知真
定之易乘則以偏師據之知真定一有備則銳
師挫之未及外援而先圖自固此二難也幸而
自固而京城已不可救矣此鎮之兵以爲京城
之聲援則猶可孤軍稱重鎮則不足河北諸州
乃虜人入寇之故道必先以太兵壓之度其兵

力可以抗之否此三難也三者俱未計卽如遼陽報危朝議必守廣寧廣寧苟破朝議必守山海則徵發之兵必晉于真定真定不應之乎則玩上也應之乎則真定一空城耳不待攻而自潰矣此四難也有此四難而使尊府君當之竊爲足下危也雖然生而不辰當此末季播遷之禍欲諱不能晉文以迎王而伯天下袁紹以遠駕而失人心地近則易爲乘權重則易爲致養

百金之士培忠義之氣救國家之一綫捍中原
之萬姓未有便于此地者也未知尊府君計將
安出耳答丙午丁未間南中有李王之事人心
洶洶疑有不測先君子時爲都水使者無軍國
之責亦以世荷國恩竊圖殺身之報簡士閱器
以備非常幸而天下無事不幸而先君子卽見
棄儀有槩于中緝先憲副之遺書收天下之祕
錄輯爲武備志一書以爲兵家大觀計十五年

矣其書已成付之梓人而力絀未能顧觀其序
則知其槩矣敢附足下乞覽足下有心男子能
無啓予雜刻數種并附一粲交神有日握手無
期聊託素書不勝翫切

與吳栗仲書

壬戌

嗟乎當今海內奇男子孰有出栗仲之右者哉
祖宗養士三百年必有以報者報當視其所受
所受之深寡勲胄若也然其祖考已効七尺於

國家今之簪纓拖玉者乃食報者也且天所貴
在人所重今人所重者非微侯也則受德者無
如薦紳薦紳之中人所豔羨無如言路則受德
深者又無如言路捨生報國之士不生于言路
之家非天道也今乃有栗仲萬豈非高皇帝之
靈哉元儀雖不肖亦言路之子也其力不能如
栗仲萬一其才識學不如栗仲萬一志則一也
昨午以不識面妄男子受知于尊甫謂非此三

三人者不足以犁庭掃穴殲患之而不得其故
尊甫衡鑒妙天下何遂悞于渺書生當必栗仲
憐其志哀其同心而矜其無仰報國家之路也
使朝廷之上早聽尊甫之言何致千里之疆委
之庸妄人哉第雖不肖亦必能死守廣寧卽王
撫在事亦必能使之不逃今言之似爲事後思
之實痛心脾今誠意効矣賓明用矣死者不可
復生用者未當前驅第自去冬入山已無意當

世矣嗟乎豈不負尊甫盛心栗仲雅志哉然其耿耿不自已雖菰蘆醉夢之中亦不敢一日忘知己之言此皇天后土實鑒臨之自去冬以來踵尊公而薦者多矣凡奉俞旨者九向之職方銓曹亦多故人其取覆也甚易然辭之者甚力何也無可笑事之人也今春廣寧破部奉科抄需使相聘其辭之也亦甚力何也無可笑事之人也南樞立新營求太將過蒞及第使以副總

戎練新兵六千人今使者持節督郡邑郡邑
一日三使坐守蓬戶然其辭之也豈力何也此
非大丈夫捨身報國之地也第之苦心不敢忘
尊甫一言之知亦可見亮節鬼禪矣栗仲養壯
士結奇客必有言當第仰觀天文天下事正無
涯略栗仲之愛我者淡焉之望栗仲者遠丈夫
七尺終當爲國死耶天不生我則我貧國我不
自勗則我負天第尚不敢忘此立語况栗仲乎

勉之矣丈夫讀書曾恨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幸
一身兼之不取金印如斗徒使鄧禹笑人千古
之上非夫也千里書郵敢說敢佞乎哉

寄劉晉仲書

年戊

別數年能無懷想今西南半壁安危在尊公
之手而我晉仲友內叅帷幄外攬英賢不肖第
辱在芝蘭誼當有云雲之助然其身遠矣其深
者不可不以書傳淺者又晉仲之所不如也今大

兄之西眷眷不能已於懷則姑言其大者今獻
策紛紛不出三語三語之利天下所知三語之
害在明者之一察而已一曰宿將不可恃今所
謂宿將皆就其名位之已貴戰陣之已經而言
也非真有頗牧儀弼之宿望也然則其虛聲既
不足以恫敵而要之實際則各安於平昔之所
便而於事機之倏忽萬變進退之縱橫萬狀勦
撫鼓舞之各盡其妙皆未諳也今畢其力請於

朝而得之力任則不勝護短則事債此在異日
必有深尤願晉仲一存此言一曰火器不可恃
火之用盡於本朝而西南夷之所乏絕天之祚
中國而制四夷也火器之用第輯之至十六卷
雖有智者不能踰其外然第獨以火器之不可
恃者以其要在於練用火之士也用火之士不
習於素不愛其上不仇於敵則東事往轍昭昭
可鑒今日之制辦皆以爲敵資此在智者必有

遠慮願晉仲一存此言二曰土司不可恃以土
攻土策之上也然必我之兵力足而後可卽素
所籠絡之人事在今日亦宜深防何也語雖小
可以喻大譬如公卿之家方豪於其里閭里之
富人子皆願交歡於其僕雖有過溢亦所甘心
一朝失勢望其昔日之固結不可得也今國家
之勢方在鼎盛但以多事之秋卽公卿失職上
官不敬羣豪相攻之時也所以制馭富人之道

在於家督而已願晉仲一存此言嗟嗟晉仲子
在父軍名實允孚者古今不乏而欲以長裾寬
袖收上下之力者范忠宣一人而已願爲足下
勉他不一一

報薛中玄陽武書

壬戌

弟此歸已辦隱心天崩山裂致仁兄謬推及弟
弟之騎射矯捷遠不如兄明敏機決遠不如兄
況賓明溪心大力佐之于外雲公早智密機佐

之於內挈掃之事如反掌耳又師必第耶伏承
遠訊第所自待之地第雖累擯亦有司然玉堂
三尺地非第分外事今以覆巢之下無完卵故
決機矢命圖全天下而後自全在國家則爲不
美之仇在身則爲擇死所又何問官耶但第之
官可以不問而兄之事權不可不商潰兵潰民
招之大是良策但今非其時矣王鑑心兄練兵
一疏聖人復起無以加矣今欲募三萬以守關

此志士所不爲也但爲其急者以支持數月可耳直搗奴穴此非難事兄當出募七萬之衆分二萬以舟師從登萊取其南四衛而以五萬佐京師所訓募如此而全遼不復第甘三族之誅今出而駐節其地必宜在鳳陽鳳陽者祖陵所在其民甚悍齊魯中州之士赴之皆近而又近江淮可以造舟募水師又爲畱都一障足以制吳楚齊魯不軌之徒此第一着也兄急宜爲之

第度素所知可有三萬人三萬人皆百金之士
卽奴之強卒必不能過之況如第所籌盜甲器
械十倍于奴乎不憂其事之不濟也卽廟堂之
上恐用兵太多以第實計之三萬亦足矣此李
藥師之所將也但此中募兵皆二十金今其人
勝彼百倍損之不可游肩生費過縣官垂五十
萬而僅得疲兵一萬二千人核其實在伍者不
過八千人今我輩以六十萬金而得三萬死士

豈爲過乎器具之費募將之費不過二十萬若其月糧則在外只須一兩五錢至關上則不足耳然第之鄙見必運本色以給之使米價不騰湧而後軍得實惠不然如山海關上小米至九兩一石雖三兩不足用也兄旣捨命嘗當耐貧今已有朝命小小舉動皆人所屬目萬宜加意第略商行藏在雲公獻孺劄中可則當効一臂不可則第至事急之田自成一師捐此身以報

累朝天子耳若處非其宜似人之求官者則第
宜誦楊素之語以答之矣遠承惠信感荷刺髓
但不堪驅策有負盛懷耳

與王客卿將軍書

庚申

前家兄來有一書奉寄應已得達今天下事如
此足下卽欲退不可退矣以其不可退不如擇
一進進者何卽死法也人苟不立向死中必不
得生地天下之殺人者多矣水火盜賊寒暑饑

病殺人無算而人徒畏一立義之死可笑也但
既死矣則我何事不可爲既死矣何事復可念
卽白嘗之老母已不可念况妻子乎妻子不可
念何所需錢財乎不貪錢財何必爲美官不必
爲美官何必奉上官不貪錢財則必得士心不
奉上官則得獨行其志以必死之心踏敢死之
事空空洞洞死亦瞑目光光明明動必有效立
不世之功名卽在此矣已知身不可保猶戀一

官已知身不可保猶惜錢財僥倖于萬一俛首
于人下一日有事隕命其中知足下之死者唯
妻兒耳豈不大可憐耶打淨心腸捐屏閒事專
心一志養成死士數百明目張膽自請獨當一
面勝亦使人知敗亦使人識不負我門牆耳老
母妻子其在我矣努力努力

石民四十集卷之九終